呂東萊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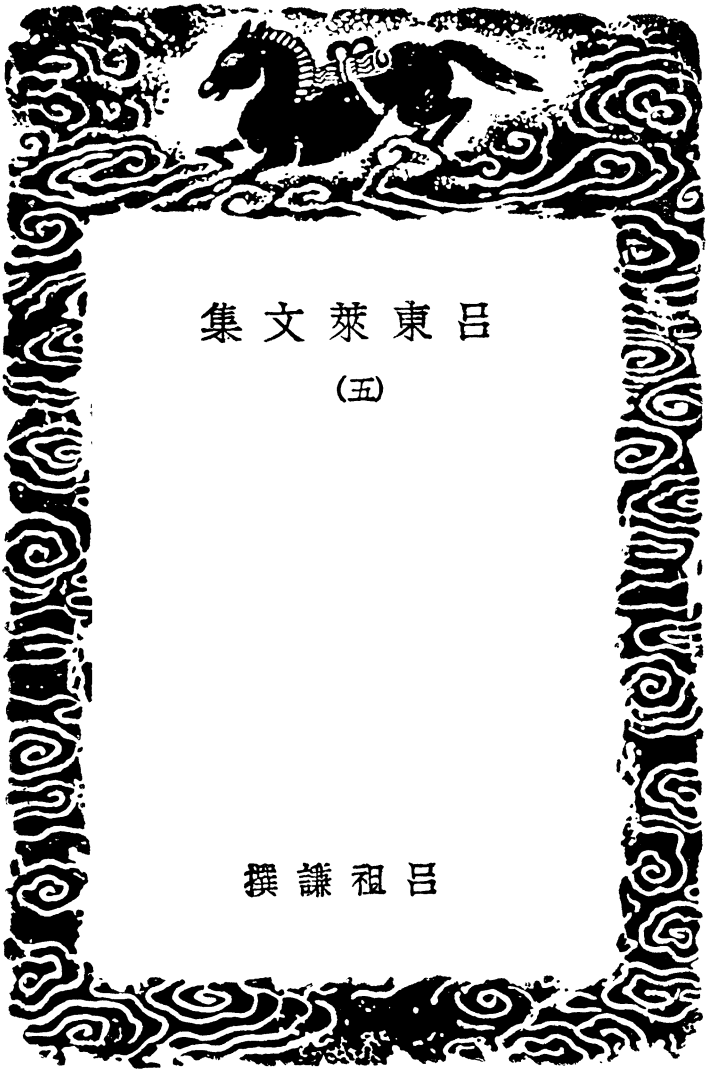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呂東萊文集

(五)

呂祖謙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三

易說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口小利有攸往而已。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卿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爲文耳。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聰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淹延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无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爲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

道義自負。驕富貴。羞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爲正應。爲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爲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然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爲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爲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唯能賁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爲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巽上震下　益　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爲陰。而變成陽。下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爲陰。上變成陽。

艮上兌下　損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乾下兌上　夬　五陽決上之陰。是剛決柔。

巽下乾上　姤　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爲象。

離上巽下　鼎　鉉耳中實。足受物足

又曰。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震下艮上　頤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

離上震下　噬嗑　卦上下二剛。交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焉。頤中有物之象也。外中外實虛實上止下動物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坎下乾上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面來。變二之爻爲坎也。剛爻只是從外面坤卦來。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動。豈自上體來乎。

䷘震下乾上无妄。彖曰。剛自外來。而主於內。謂下體本是坤卦。外剛是外面來。動一爻爲震。一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曰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自非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伊川程氏說。

䷕離下艮上賁　中爻變

䷊乾下坤上泰　本泰本泰九二上六之剛之柔來此來此爻上爻上

䷕離下艮上賁　成艮艮上

䷀乾爲父　䷀　䷀

䷁坤爲母　䷁　䷁

剝　上爻變　䷖　䷖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以致飾爲亨。則其亨盡矣。譬如花開，方其未開之時，固有無窮之意，及其一開之後，則殘謝而已。豈復有餘蘊哉。

六三。居羣陰剝陽之時。乃獨與上相應。則必與上之羣陰相失也。然謂之无咎者。處小人之羣。必與小人相失。然後於君子之道无咎。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无受咎之理。

六五、居羣陰剝陽之首。義本當凶。然爲有一陽在上。陰必從陽。故五率羣陰順序從陽。如貫魚。獲寵愛於陽。如宮人。蓋五陰雖小人。上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下缺

復

復、小而辨於物。當初一下。豈曾不完具。只是上面太有階級。

復卦。一陽生。雖五陰之盛。不能抑遏。猶人善端之生。雖習氣豈能昏之。猶笋迸於石。自然發生。豈有障蔽。故曰復亨。然善端初生。全在愛惜保護。不可戕害。方能類聚而不孤。所以繼之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剝之後。繼之以復。蓋陽無剝盡之理。剝窮上反下。纔到窮。則必復。此自然之理。積惡之極。則必思復善。積邪之極。則必思復正。積陰之極。則必思復陽。且以剝之上九一爻觀之。曰碩果不食。譬之植果。實既蕃。必須采而食之。餘果雖若剝落。其中須遺一兩顆。不能盡食。便自有發生意。天地生生之理。元不曾消滅。得盡此剝之後。所以必有復也。夫復自大言之。則天地陰陽消長。有必復之理。自小言之。則人之一心善端發見。雖窮凶極惡之人。此善端亦未嘗不復。纔復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體之爻觀之。初九一

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叢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纔復便有亨通之理。蓋天地發生之初。最是於萌蘖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養。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際。遮覆蓋讓。則枝枝葉葉。漸漸條達。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爲衆惡陵鑠。惟是於出入將疑之時。養而無害。然後自然朋來。朋、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閒遇事。互有相發明吾之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目。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反復自然之天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信。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之神。亦自性中所固有者。出入无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出而爲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自此浸浸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迤邐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爲人纔到善心發處。又爲人欲障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悔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而有警悟於心。日用閒。復處甚多。雖大姦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爻者。聖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无障蔽。爲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

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時便運行無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泯沒蓋爲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意障蔽人雖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終不可泯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推剛長便能利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冱雪正萬物摧挫時无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鍾之宮但雷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沍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甚有力如人雖爲窮凶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无悔過之心然固有之良心亦自具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爲保養此善端先王知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隨天地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以爲厭禳之法固爲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爲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天人爲兩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爲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爲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

易臨傳曰。至於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爲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天也。今總以圖明之。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无去處。動著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著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爲吉。

六二、耕穫菑畬。是有意作爲。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穫之。是認以爲已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穫。前輩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爲。人爲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徼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猶爲簡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爲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無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爲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爲中。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曰。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爲贅。

過分毫則爲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爲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看。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嘗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卽妄也。如目疾者。以靑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之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眚矣。天理所在。損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見。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書曰。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允、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則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聳衆。不正則

反爲害。不如空無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畜既正。而家食則凶。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凶。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象、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自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之人。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須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吉。養賢也。此與卦之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彖。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無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跡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

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間。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爲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爲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已而已。已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爲艮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之有剛健之才。則其向進之心。毅然有不可犯者。今爲艮四所止。則其心愈躁。而不能堪。且將決裂四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已。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

九二、與六五爲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爲之時也。然上爲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輿說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輻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二、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爲。爲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爲易。九三與上九爲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爲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間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无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縱。防閑輿衛。使无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衛。故利有攸往。

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牿童小之牛角。

則其角終无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豕之能噬囓者。以有牙也。今獷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畝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須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象、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象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无窮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

澤而已。而此言害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朶頤凶。六二、顚頤拂經。於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違理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賢。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逐逐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己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逐逐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興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爲。乃自六四下施也。

六四、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卒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爲。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由剛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懦。亦不能有爲也。惟兩者兼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

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徇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爲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无根蔕。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爲衆。衆反爲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爲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爲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衆中。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爲易。

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

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溯而盈。則能出溯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則通。不能爲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看。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畜養有素。乃可。

象。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爲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卦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爲離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爲剛。

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而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於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續。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太康文武成康之後。有穆王。遂以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爲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於太康穆王昏亂。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

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爲明。不善用之。則爲炎上。剛善用之。則爲正。不善用之。則爲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吉。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缶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无可樂。才鼓缶而歌。則亦爲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昃。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苟侵君位。

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无舜禹之心。卽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書謂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咸

咸、恆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恆卦正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恆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爲說恆卦長女長男。故爲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通。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曉。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

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甚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彖、咸。感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上地。則爲泰。男下女。則爲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巍然在上。百姓林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無所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闊。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看。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

方動。安能感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責人不應。但以志尙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二處咸之下。是感之淺者也。故以拇言象曰。志在外也者。常人之感人。感之不入。卽止。初六則不然。謂感其拇。是在我者微。未足感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己之心求爲感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腓之好動。動不知止。凶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吉。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間。又不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毫釐之間。不可不察。

九三、艱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爲應。如人自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朶頤。所以謂之觀我朶頤。咸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陽剛之才可貴。而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是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感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體。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咸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感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字。貞之一字。果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窒遏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憧憧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有思則有。无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感通。繁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句。以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曾說下手處。至於屈伸相感至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爲外物所誘。故正。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憧憧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蔽之。蓋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咸其脢。大抵爲學最要識向背。若仟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感。不喜。則不感。所見者感。所不見者不感。如此。則所感淺狹。六五雖咸其脢。然所感不大。止无悔而已。曷足爲咸感之人君哉。故象言志末也。上六至誠方能感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感人。譬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感。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感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感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感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爲滕口說

也。

恆

震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閨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恆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爲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以一朝居哉。恆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爲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爲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爲天地之常。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恆云巽而動。初與四爲應。一與五爲應。三與上爲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爲恆。曉

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恆。異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尚。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恆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夫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頹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如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爲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恆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言之。或在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爲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

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象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恆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有二三間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己。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游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貴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心責己輕。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无悔。九二以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无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中。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亙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无弊。然悔亡兩字。尤要看。天下事本无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无致咎之道。不須言无咎。惟二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无不常。亦无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及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爲正矣。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慕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羞惡或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看。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无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无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閒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无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无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爲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廢寢興。勞神敝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尚。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懦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

上六、膠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凶

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輒。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

遯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浸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己。忘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浸長。君子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惓惓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遯。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己好名節者。知不可爲。遂恝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尙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莊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威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豚之遯。則尾在後。衆賢皆去。而己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臣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居卑下而爲祕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爻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遯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呴以溼。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衞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霡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

衞國並爲威虐。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大抵遯者。當遯卽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宰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憊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窺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爲應。雖有應好。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爲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未有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尙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爲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爲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當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亟

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

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則不能無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臞。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四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

象、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剛。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欲。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己。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爲。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無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爲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爲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大爲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之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汙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賁、育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

乃爲眞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爲壯也。

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孚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爲。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爲。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遽欲作爲。是反爲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一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中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用壯。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暴以犯上。而躁於有爲。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

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很特其角以觸藩羸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設羅以禦之二者鬬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

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居大壯之極大壯之時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艱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爲晉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爲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於日三接。是爲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味玩。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爲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爲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媿。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脩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爲盛。能可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爲盛。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象、晉之爲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爲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爲然。學者欲進德脩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傅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

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光輝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

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爝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隳穫於貧賤。當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爲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爲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晉如愁如。爲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憧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詘於富貴。不隳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爲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阨之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无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衆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爲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爲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得失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

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從容待其自至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養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夬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爲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爲傷之象也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爲君所信下爲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於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於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唯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已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卽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

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爲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爲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內。卽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卽文王之外柔順也。（中有缺文）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爲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爲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爲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爲。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

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无湯、武之志。則簒矣。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爲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

六五、上六爲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爲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爲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爲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獨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爲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足以處晦。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以陰居坤之極。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則登於天。後入於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爲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矣。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失國。是入於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意。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法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傳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愁蹙迫而不能反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篤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爲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爲恩施公爲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卽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看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彖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頓處頓便无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頓處頓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在內而位之於內知其在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无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爲君者止於仁爲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无餘事矣

象火熾則風生火旣熾則不患風不猛德旣盛則不患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便无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

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无物。猶可以欺外人。若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妄。行之無恆。在外人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行。最易敗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忽。伊川言一言一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言行至於不可易。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看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實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爲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无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知檢點。則乖爭陵犯。无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閑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正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子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无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爲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无所爲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爲女在內。无所遂。如大夫无遂事之類。若以象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爲女子設。

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无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溢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嗃嗃。此爻如對兩家而

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爲樂則可以知其必敗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爲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无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衞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然子誠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無一不至然後爲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刑于寡妻其於治家之道無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無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怠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无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

孚威如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皆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无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聽人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在涖政臨民千條萬緒无過自反而已

睽

睽、易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爲卦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爲睽睽既孤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言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雖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爲睽之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耶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麗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而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爲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爲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地暌至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暌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暌之時合暌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暌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一陰一陽互爲其用君子須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暌之義然彖言天地暌而其事同男女暌而其志通萬物暌而其事類三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暌乖之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有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暌乖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爲比夫處暌乖之始而无應是不得行其道故曰喪馬雖不得行其道若區區求以自試則在我者愈喪矣惟安靜以處之則終得九四之應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復此四字最當玩夫當暌乖之時小人浸盛本不當見惟九以剛陽之才其所以見之者非有所求望於己蓋欲化之而使歸於善故才如初九見惡人方可无咎若他人見之則必有所求望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咎兩字最當深看東漢末小人在位如張讓者可謂惡人矣而當世之君子皆疾之未有一人見之者惟陳實見之故黨錮之禍實獨得免蓋實之見讓非苟合也所以避害而已然見惡人无咎必如初九承

陽之志而後可。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爲甚易。委曲宛轉而不失正道。爲甚難。夫當睽乖離散之時。上下志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爲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害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以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睽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爲之。雖曰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衆。弱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己。己又以人力敵之。則必見傷。必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無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當睽之時。以剛陽處二陰之間。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可謂孤矣。然四與九爲相應之位。九四以剛陽而處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剛陽處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應。故曰遇元夫。謂初九以剛陽之才。故謂之元夫。當睽乖之時。又處羣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賢相與共立。則消者必復。孤者必衆。苟二賢不相孚。烏足以合天下之睽。交孚厲无咎。交孚二字。尤當玩味。四以剛陽之才在上。初以剛陽之才在下。其志自同矣。然必言交孚者。蓋四處羣陰之中。苟惑於小人。則不能以誠信交相孚感。何以能

濟。惟是上下交孚。無毫髮可閒。則雖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爲漢相。居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睽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爲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諸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亂。必在平勃之交孚。處睽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爲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意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无咎。不知厥宗之義。必至未信而諫。君將以爲謗己矣。

上九、居剛之終。處睽之極。在離之上。如剛暴苛察之人。雖正應在所當親。而反疑之。視三如豕之穢。如鬼之妖。常見其可惡。見其可怪。大抵父子之恩。天性也。兄弟之義。天倫也。以至夫婦朋友。莫不有天秩其恩義。交接固無可疑。苟有剛暴苛察之心。則視之皆爲寇讎矣。其所以如此者。特私欲蔽其天理耳。然天理所在。雖以人欲蔽之。其終必還。上九之疑。六三在六三。苟能解其猜忌之心。及其既悟。則親愛之念。油然而還。故始欲射之。終必親之。始以爲寇。終以爲婚。雖上九之剛戾暴很。終必有可還之理。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此最當看。蓋剛戾暴很之人。千猜萬忌。如山之積。其情之既通。則如煩歊蒸鬱之

滔天之罪惡可以一念消

蹇

蹇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夫患難者。人之所同畏。然知其患難之可畏。而不知患難之本原。乖者。患難之本原也。今人處患難而常懷乖異不平之心。汩汩不反。是猶惡熱而增焚。惡醉而強酒。何往而非患難哉。故欲去險難。必先去險難之本可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大抵天下之理。相反處。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禦冰者必以炭。險與平相反。而治險必以平。此聖人於蹇之卦。所以特發明濟險之義。西南坤位。平易而順者也。東北艮位。艮爲山險也。遇險必以平易之道而濟。則險難可治。苟以險濟險。則其難益甚矣。貞吉者。謂人之處蹇。守正則吉也。吉之一字。最當看。今人處患難。往往不能固其所守。又見古人亦有守正而身不免於難。遂以爲此義不足信。殊不知所謂吉者。非免於難爲吉。乃順理之吉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彖、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蹇之道。坎爲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爲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蹇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於蹇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看。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爲知。惟其預知其難。而遂止。所以爲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怠惰而一無所爲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

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碩。皆以冒險而往爲戒。以知難而退爲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之震驚。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幷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貴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攸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興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无所往之象。一於无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

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靜。不須躁促急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爲規模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模之內。已無所往。捨我將安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攸往夙吉也。豈特解國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无所之。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象、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无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尙能免於險乎。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无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无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赦過宥罪。自漢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赦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字看。殊不知仁而無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

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赦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赦過爲仁而不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文最簡易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擾六以陰柔處解之初上與九四爲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無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君得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解之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人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爲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惇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論以爲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至於其後蔡京之徒復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損　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爲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爲兌、兌、悅也。又下三爻、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爲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於上。人

臣之義也。兩者自不相妨。又艮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爲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爲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无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脉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爲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爲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爲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上之於下。若征斂裒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爲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益。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无如忿與慾。最益則无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雖爲聖爲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窒是也。懲者。攻治刻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爲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無停待。有過便改。无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爲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爲損。損之爲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爲益。益之爲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其辭煩簡不同。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雖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爲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享於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感。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遽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夬

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夫五陽決一陰之時。君子之勢盛。小人之勢衰。常人當此時。多欲極力誅鋤小人。絕其本根。其間有識者。謂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盡。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衆多。便欲誅鋤小人。以卽戎窮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卽戎。便以爲事不可盡。止而不爲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窮治无已。至於在我之德教政事愈進。則向上愈有事。豈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謂利有攸往也。

彖、剛長乃終也。夬五剛。若能不已而更進。則其剛長。而爲乾剛。極於此矣。所謂剛長乃終也。至於乾果終

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

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常爲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恤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懼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姤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必長其惡莫不皆甚壯也

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姤勿用取女不可用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无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无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廛觀農於畝畮觀山野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畢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无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无也至於其所以无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

象君子除戎器戒不虞聚而无防則衆生心王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臣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无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也。上達謂之順。下達謂之逆。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於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无富。若用之于正道。至誠無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盡皆消釋。無所繫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无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爲兩事。而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是烏知命之極哉。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爲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爲眞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子。所爲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爲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致命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悅爲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

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彖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又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倘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勞苦患難而說。始見其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彖之言。王者之事。彖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悅。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雨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

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我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爲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不得不簡。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